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過渡期練習
眼睛看出去的視野多了幾絡頭髮，時而與睫毛交錯並搔撓著眼皮，沿著感覺神經元爬到腦門，我知道又到了該剪頭髮的日子了。瀏海要長不短的過渡期，成為總是嚷著下次要把頭髮留長的絆腳石。過渡的階段像光著腳丫站在潮間帶中央，帶著些許疑惑究竟潮水會朝我襲來、抑或漸漸遠去，然後徬徨地任由泥濘吃掉慘白的腳。 將六年的大學生活對折，三年級十分逼近中央的摺痕，而我正身陷其中。對折的時候，時光的首尾輕輕碰在一起又分開，我站在中央，對於最初的模樣也許已有些模糊，而面對未來更是沒有鮮明的構想，然而歲月卻像被放在地震紀錄儀上的紀錄紙，捲軸不斷滾動，我只能在紙上跳躍，轉印著崎嶇的線條。如果將大學比做小學年級的劃分，「低年級」時我們所接觸到的是相對基礎的學科，而「高年級」則是要進入醫院臨床實習。「中年級」則站在分水嶺上，擔任過渡、銜接兩者的重要角色，既要踏實溫習、亦要為未來有所預習。 其中三年級下學期的課程，由為期七週的大體解剖學揭開序幕。七七四十九天，聽起來像是某種法陣儀式，在學長姊的口中更是所謂大學生涯之最艱苦。在學期開始之前，我們必須要先到學校替大體老師清洗身體，並且邀請家屬參加啟用法會。第一次與老師見面，祂看起來像在恬睡一般，我們拿著剃刀小心翼翼處理身上的毛髮、替老師洗淨身軀，在進行這些步驟時我也在心裡默默向老師說明，希望不至於因突然需面對許多陌生的臉孔以及未知而感到惶恐，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在這段時間努力向老師學習。 學期中，複習著解剖學課程的內容，在教科書讀到上肢血管供應時，發現講述動脈的部分佔了數頁，而靜脈的部分卻只用兩句話草草帶過，老師也解釋說靜脈變異較大、難以討論。就好似學習的開始，對於嶄新的知識總要反覆研讀、花上許多時間才能將其印在腦海；然而遺忘的過程卻是如此迅速，短短幾週過後，才發覺僅存零碎的記憶片段，甚至無從得知那些消逝的瞬間。人體也是一樣的嗎？轟轟烈烈地從心臟發出，歷經細瑣的微血管後，留下暗自神傷的缺氧血。 大體解剖學課程中，一開始先進行的步驟是分離皮膚，我們會使用蚊式止血鉗將皮膚與底下的結締組織撐開，雖然相較於直接使用解剖刀更為耗時，然而以此種方式卻能夠保留更多神經與血管。在這個步驟當中，如果分離的過程十分順遂，則代表該部份能夠保留的結構相對較少；而若是過程中遇到較為堅韌的組織，雖然在處理方面比較費力耗時，但卻能夠保留更多底下蘊含的神經及血管。其實生活的哲理也好似如此，有時總覺得諸事不順，便開始責怪造化弄人、甚至歸咎星座運勢，然而卻忘了停下匆促的腳步感知生命所要傳達的訊息。庸庸碌碌、汲汲營營地過日子時，身邊的景物就好似被刪減了像素，成了馬賽克狀的方格，就像是坐在背對火車前進方向的座位，風景自耳際飛出，而眼光卻始終落在逝去的那端，對於當下的美好只能往後再來感謝與感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一位少年來到智者所在的城堡尋求幸福的秘訣，而後智者給了少年裝了兩滴油的湯匙，要求他四處看看並叮囑他小心不要將油滴出來。兩小時後少年回到智者身邊，智者詢問他是否見到了城堡中的壁毯、花園以及羊皮紙等，而路程中專注為了不讓油滴溢出的少年，目光全集中在湯匙身上，因此只能尷尬地表示他什麼也沒看見。於是智者便讓他再次走訪這座城堡，這次少年將這些壯麗的造景盡收眼底、並鉅細靡遺地向智者描述所見，然而當智者問起他手中的油時，少年這才發現湯匙早已空了。故事最終寫到一句話「幸福的秘密就是去欣賞世界上所有奇妙景觀，但不要忘了湯匙裡的油。」亦是我從大體解剖學之中悟出的	

一件事，生命中不同階段皆有許多在意的事物，此刻的我像雛鳥般想著體會振翅高飛的美好，卻又時常面臨課業現實的壓力，在專注於煩惱的同時更是容易顧此失彼，因此如何從中找到完美的平衡點著實是門重要的學問。

此外，在觀察大體時，我總習慣「期望」著能找到符合解剖圖譜般典型的血管分枝，後來才在各式各樣的變異當中漸漸了解到其實完全如同教科書般的例子幾乎是不存在。在那之後也對於那樣的心態有所歉疚，我應該要了解並尊重每個不同生命特別之處，而生命之特異性在醫學之中亦是十分重要，於科學層面，在任何診斷與治療前，都應該要充分考慮人體組織間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判斷；而在人文方面，每位患者除了病歷編號之外，背後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與家庭，因此在臨床上除了擁有專業之外，做出醫療決策的同時也要兼顧這些訊息。於我而言，有時也會想著此時此刻正在身上跳動的心臟，左心室連接著主動脈弓上頭的血管是典型的三條，還是有變異的四條？神經與肌肉之間是否有著相對的连接，還是在看似完好的皮膚下雜亂無章地走著？我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人？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在這段自我探索的路途中，成為永遠不得而知的疑問，而也或許這些困惑，總有一天，會找到他們安放之處。

在進行大體解剖之前，每一組的成員都要先到老師家中拜訪、了解老師的生平歷程。在家訪的過程中，師母提到她與老師晚年居住在埔里，並且親自種植了一棵樹，最後甚至有鳥兒在上頭築巢。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生活小故事，卻留給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老師就像大樹一般，讓我們這些學子從中獲得許多學問，並且在心中播了種子，而我們運用不同知識灌溉它，希望能讓我們所收獲的生生不息、持續傳遞下去。

解剖學課程告一段落後，便是結合基礎與臨床的模組課程。在骨頭關節模組中，學校安排了一堂法醫學的課程，由高大成法醫為我們授課，在課堂上他提到了如果遺體的刀傷是刺穿衣服的，那麼此人必定為他殺，因為切腹自殺的人會把衣服掀起來。高法醫豐富的閱歷自然是不容置疑，然而我卻想起了高中時期國文老師曾和我說的一則故事：明清時代有位官員洪承疇，出身明朝的他被清軍俘虜時，原本很剛毅地不吃不喝許多天，眾人皆以為他會以死明志。而他的朋友范文程有天去探望他時，無意間看到他撥掉了從屋頂掉落至衣服上的灰塵，因而斷定他不會自殺。他認為一個連衣服都捨不得弄髒的人，會連自己的性命都不要嗎？雖然這個說法與高法醫所分享的見聞有些微差異，卻也讓我有所省思。愛慕虛榮，本為一個貶義詞，但某些層面來說卻成了仍然活著的理由。在意著太多事情往往讓人脆弱而敏感，但也因著這些在意而對這個世界還有太多牽掛。粗糙的世界總將精緻的心弄得遍體鱗傷，但願此時能有一雙溫柔的手捧著它，成為俗套的情節也沒關係。

當時正巧球隊的學姊在醫院的身心科實習，並向我們分享了 she 遇到的其中一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他兩位重要的親人相繼在節日中自盡身亡，而後每逢應當慶祝的節日時，卻反而喚起這些難過的回憶。在診療過程，老師告知他們「要有同理心，但不能有同情心」。一開始我與學姊一樣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擁有同情心似乎是成長過程中師長對我們的教育之一，而後她才解釋說到若是同情、或是想像自己是那位患者，可能也不願意繼續活著，然而以醫者的角度卻是無論如何都要「拯救」這位患者。時常在網路上看到許多悲傷的故事，而我們逐漸要從可以不負責任地認為離開是件好事，變成要能夠讓故事主角好起來的角色，中間還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儘管現在可能還有許多疑惑，但相信未來有許多機會能使我們的想法與觀點蔚為成熟。

高中時物理課學到針孔成像的原理，光線從枝枒間照射到地面成了許多圓形的小光點，而一隻毛蟲在葉子上蝕出釐米大的小洞，卻能容納直徑百萬公里的光芒，在與宇宙相較之下眨眼般的人世中，不斷得到又失去、記起又遺忘。人生之中總是不斷在學習，學習著科學的道理、學習著當人的學問，宇宙廣袤的資訊之於我們如同太陽之於毛毛蟲，我們努力啃食著，其實也許早將一切盡收其中，然後再花上一生的時間慢慢領悟著箇中滋味。

其實生命中的任何時期，都是承先啟後的過渡期。

繁瑣的課程打上逗號時，終於有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頭髮，拿起剪刀貼著額頭毫不留情地剪去多餘的部分，然後上學時看見班上許多女孩跟我一樣頂著嶄新的瀏海，这才發現原來瀏海與考試的週期高度重疊。無論是像以往任其恣意生長，再拿小黑髮夾將它們無情固定，或是大刀闊斧地修剪，在面臨過渡期時，其實總有辦法因應各種情況，也能找到舒適的方式應對。在過渡之中不斷練習、學習著，像是走在迴旋梯一樣，於週而復始中慢慢成長。

